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（三稱）

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五

憍陳如品第二十五之一

爾時，世尊告憍陳如：「色是無常，因滅是色，獲得解脫常住之色，受想行識亦是無常，因滅是識，獲得解脫常住之識。憍陳如！色即是苦，因滅是色，獲得解脫安樂之色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憍陳如！色即是空，因滅空色，獲得解脫非空之色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憍陳如！色是無我，因滅是色，獲得解脫真我之色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憍陳如！色是不淨，因滅是色，獲得解脫清淨之色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憍陳如！色是生老病死之相，因滅是色，獲得解脫非生老病死相之色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憍陳如！色是無明因，因滅是色，獲得解脫非無明因色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憍陳如！乃至色是生因，因滅是色，獲得解脫非生因色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憍陳如！色者即是四顛倒因，因滅顛倒色獲得解脫，非四倒因色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憍陳如！色是無量惡法之因，所謂男女等身、食愛、欲愛、貪瞋、嫉妒、惡心、慳心、搏食、識食、思食、觸食、卵生、胎生、溼生、化生、五欲、五蓋，如是等法皆因於色，因滅色故，獲得解脫無如是等無量惡色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憍陳如！色即是縛，因滅縛色，獲得解脫無縛之色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憍陳如！色即是流，因滅流色，獲得解脫非流之色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憍陳如！色非歸依，因滅是色，獲得解脫歸依之色，受想

行識亦復如是。憍陳如！色是瘡疣，因滅是色，獲得解脫無瘡疣色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憍陳如！色非寂靜，因滅是色，獲得涅槃寂靜之色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憍陳如！若有人能如是知者，是名沙門、名婆羅門，具足沙門、婆羅門法。憍陳如！若離佛法，無有沙門及婆羅門，亦無沙門、婆羅門法。一切外道，虛假詐稱都無實行，雖復作相，言有是二，實無是處。何以故？若無沙門、婆羅門法，云何而言有沙門、婆羅門？我常於此大眾之中作師子吼，汝等亦當在大眾中作師子吼。」

爾時，外道有無量人，聞是語已心生瞋惡：「瞿曇今說我等眾中無有沙門及婆羅門，亦無沙門、婆羅門法。我當云何廣設方便語瞿曇言，我等眾中有沙門、有沙門法、有婆羅門、有婆羅門法？」

時彼眾中有一梵志，唱如是言：「諸仁者！瞿曇之言，如狂無異。何可檢校？世間狂人，或歌、或舞、或哭、或笑、或罵、或讚，於怨親所不能分別。沙門瞿曇亦復如是，或說我生淨飯王家、或言不生，或說生已行至七步、或說不行，或說從小習學世事、或說我是一切智人，或時處宮受樂生子、或時厭患訶責惡賤，或時親修苦行六年、或時訶責外道苦行，或言從彼鬱頭藍弗阿羅羅等稟承未聞、或時說其無所知曉，或時說言菩提樹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、或時說言我不

至樹無所剋獲，或時說言我今此身即是涅槃、或言身滅乃是涅槃。瞿曇所說如狂無異，何故以此而愁憤耶？」

諸婆羅門即便答言：「大士！我等今者何得不愁？沙門瞿曇先出家已，說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、不淨，我諸弟子聞生恐怖，云何眾生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、不淨？不受其語。今者瞿曇復來至此娑羅林中，為諸大眾說有常樂我淨之法，我諸弟子聞是語已，悉捨我去，受瞿曇語，以是因緣生大愁苦。」

爾時，復有一婆羅門作如是言：「諸仁者！諦聽諦聽。瞿曇沙門名修慈悲，是言虛妄，非真實也。若有慈悲，云何教我諸弟子等自受其法？慈悲果者隨順他意，今違我願，云何言有？若有說言沙門瞿曇不為世間八法所染，是亦虛妄。若言瞿曇少欲知足，今者云何奪我等利？若言種姓是上族者，是亦虛妄。何以故？從昔已來，不見不聞大師子王殘害小鼠。若使瞿曇是上種姓，如何今者惱亂我等？若言瞿曇具大勢力，是亦虛妄。何以故？從昔已來，亦不見聞金翅鳥王與鳥共諍，若言力大，復以何事與我共鬥？若言瞿曇具他心智，是亦虛妄。何以故？若具此智，以何因緣不知我心？諸仁者！我昔曾從先舊智人聞說是事，過百年已，世間當有一妖幻出，即是瞿曇。如是妖惑，今於此處娑羅林中將滅不久，汝等今者不應愁惱。」

爾時，復有一尼犍子言：「仁者！我今愁苦，不為自身弟子供養，但為世間癡暗無眼，不識福田及非福田，棄捨先舊智婆羅門，供養年少，以為愁耳。瞿曇沙門大知呪術，因呪術力，能令一身作無量身、令無量身還作一身，或以自身作男女像、牛羊象馬。我力能滅如是呪術，瞿曇沙門呪術既滅，汝等當還多得供養，受於安樂。」

爾時，復有一婆羅門作如是言：「諸仁者！瞿曇沙門成就具足無量功德，是故汝等不應與諍。」

大眾答言：「癡人！云何說言沙門瞿曇具大功德？其生七日母便命終，是可得名福德相耶？」

婆羅門言：「罵時不瞋、打時不報，當知即是大福德相。其身具足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、無量神通，是故當知是福德相。心無憍慢，先意問訊，言語柔軟，初無麤獷，年志俱盛心不卒暴，王國多財無所愛戀，捨之出家如棄洩唾，是故我說沙門瞿曇成就具足無量功德。」

大眾答言：「善哉！仁者！瞿曇沙門實如所說，成就無量神通變化，我不與彼角試是事。瞿曇沙門受性柔軟，不堪苦行，生長深宮，不綜外事，唯可軟語，不知技藝、書籍、論議

，請共詳辯正法之要。彼若勝我，我當給事。我若勝彼，彼當事我。」

爾時，多有無量外道，和合共往摩伽陀王阿闍世所。王見便問：「諸仁者！汝等各各修習聖道，是出家人，捨離財貨及在家事，我國人民皆共供養，敬心瞻視，無相觸犯，何故和合而來至此？諸仁者！汝等各受異法、異戒，出家不同，亦復各各自隨戒法出家修道，何因緣故，今者一心而共和合？猶如葉落旋風所吹，聚在一處。說何因緣而來至此？我常擁護出家之人，乃至不惜身之與命。」

爾時，一切諸外道眾咸作是言：「大王諦聽！大王今者是大法橋、是大法礪、是大法稱，即是一切功德之器，一切功德真實之性，正法道路，即是種子之良田也、一切國土之根本也、一切國土之明鏡也、一切諸天之形像也、一切國人之父母也。大王！一切世間功德寶藏即是王身。何以故名功德藏？王斷國事，不擇親怨，其心平等，如地水火風，是故名王為功德藏。大王！現在眾生雖復壽短，王之功德如昔長壽安樂時王，亦如頂生、善見、忍辱、那睺沙王、耶邪諦王、尸毗王、一叉鳩王，如是等王具足善法，大王今者亦復如是。大王！以王因緣，國土安樂，人民熾盛，是故一切出家之人慕樂此國，持戒精勤修習正道。大王！我經中說，若出家人隨所住國，持戒精勤修習正道，其王亦有修善之分。大王！

一切盜賊，王已整理，出家之人都無畏懼。今者唯有一大惡人瞿曇沙門，王未檢校，我等甚畏。其人自恃豪族種姓、身色具足，又因過去布施之報，多得供養，恃此眾事生大憍慢，或因呪術而生憍慢，以是因緣不能苦行，受畜細軟衣服臥具。是故一切世間惡人為利養故，往集其所而為眷屬，不能苦行。呪術力故，調伏迦葉及舍利弗、目犍連等，今復來至我所住處，娑羅林中，宣說是身常樂我淨，誘我弟子。大王！瞿曇先說無常、無樂、無我、無淨，我能忍之，今乃宣說常樂我淨，我實不忍。唯願大王，聽我與彼瞿曇論議。」

王即答言：「諸大士！汝等今者，為誰教導，而令其心狂亂不定？如水濤波、旋火之輪、猿猴擲樹。是事可恥，智人若聞則生憐愍，愚人聞之則生嗤笑。汝等所說非出家相。汝若病風、黃水患者，吾悉有藥能療治之；如其鬼病，家兄耆婆善能去之。汝等今者欲以手爪鉤須彌山、欲以口齒齧金剛。諸大士！譬如愚人，見師子王飢時睡眠而欲寤之；如人以指置毒蛇口，如欲以手觸灰覆火，汝等今者亦復如是。善男子！譬如野狐作師子吼，猶如蚊子共金翅鳥角行遲疾，如兔渡海欲盡其底，汝等今者亦復如是。汝若夢見勝瞿曇者，是夢狂惑，未足可信。諸大士！汝等今者興建是意，猶如飛蛾投大火聚。汝隨我語，不須更說。汝雖讚我平等如稱，勿令外人復聞此語。」

爾時，外道復作是言：「大王！瞿曇沙門所作幻術到汝邊耶？乃令大王心疑不信是等聖人，大王不應輕憊如是大士。大王！是月增減、大海鹹味、摩羅延山，如是等事誰之所作？豈非我等婆羅門耶？大王不聞阿竭多仙十二年中，恆河之水停耳中耶？大王不聞瞿曇仙人大現神通，十二年中變作釋身，并令釋身作羝羊形，作千女根在釋身耶？大王不聞耆兔仙人，一日之中飲四海水令大地乾耶？大王不聞婆藪仙人為自在天作三眼耶？大王不聞阿羅羅仙人變迦羅富城作鹵土耶？大王！婆羅門中有如是等大力諸仙，現可檢校。大王云何見輕憊耶？」

王言：「諸仁者！若不見信故欲為者，如來正覺今者近在娑羅林中，汝等可往隨意問難，如來亦當為汝分別，稱汝意答。」

爾時，阿闍世王與諸外道徒眾眷屬，往至佛所，頭面作禮右繞三匝，修敬已畢卻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諸外道欲隨意問難，唯願如來隨意答之。」

佛言：「大王且止！我自知時。」

爾時，眾中有婆羅門名闍提首那，作如是言：「瞿曇！汝說涅槃是常法耶？」

「如是，如是。大婆羅門！」

婆羅門言：「瞿曇！若說涅槃常者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世間之法從子生果相續不斷，如從泥出瓶、從縷得衣。瞿曇常說修無常想，獲得涅槃，因是無常，果云何常？瞿曇又說解脫欲貪即是涅槃，解脫色貪及無色貪即是涅槃，滅無明等一切煩惱即是涅槃。從欲乃至無明煩惱皆是無常，因是無常所得涅槃亦應無常。瞿曇又說從因故生天、從因故墮地獄、從因得解脫，是故諸法皆從因生。若從因故得解脫者，云何言常？瞿曇亦說色從緣生故名無常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，如是解脫，若是色者當知無常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若離五陰有解脫者，當知解脫即是虛空。若是虛空，不得說言從因緣生。何以故？是常是一徧一切處。瞿曇亦說從因生者即是苦也。若是苦者，云何復說解脫是樂？瞿曇又說無常即苦，苦即無我，若是無常苦無我者，即是不淨，一切從因所生諸法，皆無常苦無我不淨，云何復說涅槃即是常樂我淨？若瞿曇說亦常無常、亦苦亦樂、亦我無我、亦淨不淨，如是豈非是二語耶？我亦曾從先舊智人聞說是語，佛若出世，言則無二。瞿曇今者說於二語，復言佛即我身是也，是義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婆羅門！如汝所說，我今問汝，隨汝意答。」



婆羅門言：「善哉。瞿曇！」

佛言：「婆羅門！汝性常耶？是無常乎？」

婆羅門言：「我性是常。」

「婆羅門！是性能作一切內外法之因耶？」

「如是。瞿曇！」

佛言：「婆羅門！云何作因？」

「瞿曇！從性生大，從大生慢，從慢生十六法，所謂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，五知根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觸，五業根：手、腳、口、聲、男女二根，心平等根，是十六法，從五法生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是二十一法，根本有三：一者染、二者麤、三者黑。染者名愛，麤者名瞋，黑者名無明。瞿曇！是二十五法皆因性生。」

「婆羅門！是大等法，常、無常耶？」

「瞿曇！我法性常，大等諸法悉是無常。」

「婆羅門！如汝法中，因常果無常。若我法中因雖無常，果是常者，有何等過？婆羅門！汝等法中有二因不？」

答言：「有。」

佛言：「云何為二？」

婆羅門言：「一者生因、二者了因。」

佛言：「云何生因？云何了因？」

婆羅門言：「生因者如泥出瓶，了因者如燈照物。」

佛言：「是二種因，因性是一。若是一者，可令生因作於了因、可令了因作生因不？」

「不也。瞿曇！」

佛言：「若使生因不作了因、了因不作生因，可得說言是因相不？」

婆羅門言：「雖不因作故有因相。」

「婆羅門！了因所了，即同了不？」

「不也。瞿曇！」

佛言：「我法雖從無常獲得涅槃，而非無常。婆羅門！從了因得故，常樂我淨。從生因得故，無常無樂、無我無淨。是故如來所說有二，如是二語無有二也，是故如來名無二語。如汝所說，曾從先舊智人邊聞，佛出於世無有二語，是言善哉。一切十方三世諸佛所說無差，是故說言佛無二語。云何無差？有同說有、無同說無，故名一義。婆羅門！如來世尊雖名二語，為了一語故。云何二語了於一語？如眼色二語生識一語，乃至意法亦復如是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瞿曇善能分別如是語義，我今未解，所出二語了於一語。」

爾時世尊即為宣說四真諦法：「婆羅門！苦諦者亦二亦一，乃至道諦亦二亦一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世尊！我已知已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云何知已？」

婆羅門言：「世尊！苦諦，一切凡夫二，是聖人一，乃至道諦亦復如是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已解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世尊！我今聞法，已得正見，今當歸依佛、法、僧寶，唯願大慈聽我出家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憍陳如：「汝當為是闍提首那，剃除鬚髮，聽其出家。」時憍陳如即受佛敕，為其剃髮。即下手時有二種落：一者鬚髮、二者煩惱。即於坐處得阿羅漢果。

復有梵志姓婆私吒，復作是言：「瞿曇！所說涅槃常耶？」

「如是，梵志。」

婆私吒言：「瞿曇！將不說無煩惱為涅槃耶？」

「如是，梵志。」

婆私吒言：「瞿曇！世間四種名之為無：一者未出之法名之為無，如瓶未出泥時名為無瓶；二者已滅之法名之為無，如瓶壞已名為無瓶；三者異相互無名之為無，如牛中無馬馬中

無牛；四者畢竟無故名之為無，如龜毛兔角。瞿曇！若以除煩惱已名涅槃者，涅槃即無。若是無者，云何言有常樂我淨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如是涅槃，非是先無同泥時瓶，亦非滅無同瓶壞無，亦非畢竟無如龜毛兔角，同於異無。善男子！如汝所言，雖牛中無馬，不可說言牛亦是無。雖馬中無牛，亦不可說馬亦是無。涅槃亦爾，煩惱中無涅槃，涅槃中無煩惱，是故名為異相互無。」

婆私吒言：「瞿曇！若以異無為涅槃者，夫異無者，無常樂我淨。瞿曇云何說言涅槃常樂我淨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如汝所說，是異無者有三種無：牛馬悉是先無後有，是名先無；已有還無，是名壞無；異相無者，如汝所說。善男子！是三種無，涅槃中無，是故涅槃常樂我淨。如世病人，一者熱病、二者風病、三者冷病。是三種病，三藥能治，有熱病者酥能治之，有風病者油能治之，有冷病者蜜能治之，是三種藥能治如是三種惡病。善男子！風中無油、油中無風，乃至蜜中無冷、冷中無蜜，是故能治。一切眾生亦復如是，有三種病：一者貪、二者瞋、三者癡。如是三病有三種藥，不淨觀者能為貪藥，慈心觀者能為瞋藥，觀因緣智能為癡藥。善男子！為除貪故作非貪觀，為除瞋故作

非瞋觀，為除癡故作非癡觀。三種病中無三種藥，三種藥中無三種病。善男子！三種病中無三藥故，無常無我、無樂無淨。三種藥中無三種病，是故得稱常樂我淨。」

婆私吒言：「世尊！如來為我說常、無常，云何為常？云何無常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色是無常，解脫色常，乃至識是無常，解脫識常。善男子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觀色乃至識是無常者，當知是人獲得常法。」

婆私吒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已知常、無常法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汝云何知常、無常法？」

婆私吒言：「世尊！我今知我色是無常，得解脫常，乃至識亦如是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汝今善哉，已報是身。」

告憍陳如：「是婆私吒，已證阿羅漢果，汝可施其三衣鉢器。」時憍陳如如佛所敕，施其衣鉢。時婆私吒受衣鉢已，作如是言：「大德憍陳如！我今因是弊惡之身得善果報。唯願

大德，為我屈意至世尊所，具宣我心：『我既惡人觸犯如來禰瞿曇姓，唯願為我懺悔此罪，我亦不能久住毒身，今入涅槃。』」

時憍陳如即往佛所作如是言：「世尊！婆私吒比丘生慚愧心，自言：『頑嚚觸犯如來禰瞿曇姓，不能久住是毒蛇身，今欲滅身，寄我懺悔。』」

佛言：「憍陳如！婆私吒比丘已於過去無量佛所成就善根，今受我語如法而住，如法住故獲得正果。汝等應當供養其身。」爾時憍陳如從佛聞已，還其身所而設供養。時婆私吒於焚身時，作種種神足。諸外道輩見是事已，高聲唱言：「是婆私吒已得瞿曇沙門呪術，是人不久復當勝彼瞿曇沙門。」

爾時，眾中復有梵志名曰先尼，復作是言：「瞿曇！有我耶？」如來默然。

「瞿曇！無我耶？」如來默然。第二第三亦如是問，佛皆默然。

先尼言：「瞿曇！若一切眾生有我，徧一切處是一作者，瞿曇何故默然不答？」

佛言：「先尼！汝說是我徧一切處耶？」

先尼答言：「瞿曇！不但我說，一切智人亦如是說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若我周徧一切處者，應當五道一時受報，若有五道一時受報，汝等梵志何因緣故，不造眾惡為遮地獄、修諸善法為受天身？」

先尼言：「瞿曇！我法中我則有二種：一作身我、二者常身我。為作身我，修離惡法不入地獄、修諸善法生於天上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如汝說我徧一切處，如是我者，若作身中當知無常，若作身無，云何言徧？」

「瞿曇！我所立我亦在作中，亦是常法。瞿曇！如人失火，燒舍宅時，其主出去，不可說言舍宅被燒，主亦被燒。我法亦爾，而此作身雖是無常，當無常時我則出去，是故我我亦徧亦常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如汝說我亦徧亦常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徧有二種：一者常、二者無常。復有二種：一色、二無色。是故若言一切有者，亦常亦無常、亦色亦無色。若言舍主得出名無常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舍不名主，主不名舍，異



燒異出，故得如是。我則不爾。何以故？我即是色，色即是我，無色即我，我即無色。云何而言色無常時，我則得出？善男子！汝意若謂一切眾生同一我者，如是則違世、出世法。何以故？世間法名父、母、子、女。若我是一，父即是子、子即是父，母即是女、女即是母，怨即是親、親即是怨，此即是彼、彼即是此。是故若說一切眾生同一我者，是則違背世、出世法。」

先尼言：「我亦不說，一切眾生同於一我，乃說一人各有一我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若言一人各有一我，是為多我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如汝先言我徧一切，若徧一切，一切眾生業根應同，天得見時佛得亦見，天得作時佛得亦作，天得聞時佛得亦聞，一切諸法皆亦如是。若天得見非佛得見者，不應說我徧一切處，若不徧者，是即無常。」

先尼言：「瞿曇！一切眾生，我徧一切，法與非法不徧一切，以是義故，佛得作異，天得作異。是故瞿曇！不應說言佛得見時天得應見、佛得聞時天得應聞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法與非法，非業作耶？」

先尼言：「瞿曇！是業所作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若法非法是業作者，即是同法，云何言異？何以故？佛得業處有天得我，天得業處有佛得我，是故佛得作時天得亦作，法與非法亦應如是。善男子！是故一切眾生、法與非法，若如是者，所得果報亦應不異。善男子！從子出果，是子終不思惟分別：『我唯當作婆羅門果，不與剎利、毗舍、首陀而作果也。』何以故？從子出果，終不障礙如是四姓，法與非法亦復如是，不能分別我唯當與佛得作果，不與天得作果，作天得果，不作佛得果。何以故？業平等故。」

先尼言：「瞿曇！譬如一室有百千燈，炷雖有異，明則無差。燈炷別異喻法非法，其明無差喻眾生我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汝說燈明以喻我者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室異燈異。是燈光明，亦在炷邊，亦徧室中。汝所言我若如是者，法、非法邊俱應有我，我中亦應有法、非法。若法非法無有我者，不得說言徧一切處。若俱有者何得復以炷明為喻？善男子！汝意若謂炷之與明真實別異，何因緣故，炷增明盛、炷枯明滅？是故不應以法、非法喻於燈炷、光明無差喻於我也。何以故？法、非法、我三事即一。」先尼言：「瞿曇！汝引燈喻，是事不吉。何以故？燈喻若吉，我已先引

；如其不吉，何故復說？」

「善男子！我所引喻都亦不作吉以不吉，隨汝意說。是喻亦說離炷有明、即炷有明。汝心不等，故說燈炷喻法非法、明則喻我。是故責汝，炷即是明離炷有明、法即有我我即有法、非法即我我即非法。汝今何故但受一邊、不受一邊？如是喻者，於汝不吉。是故我今還以破汝。善男子！如是喻者即是非喻，是非喻故，於我則吉，於汝不吉。善男子！汝意若謂若我不吉，汝亦不吉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見世間人自刀自害，自作他用，汝所引喻亦復如是，於我則吉於汝不吉。」

先尼言：「瞿曇！汝先責我心不平等，今汝所說亦不平等。何以故？瞿曇今者以吉向己，不吉向我，以是推之，真是不平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如我不平能破汝不平，是故汝平，我之不平即是吉也。我之不平破汝不平，令汝得平，即是我平。何以故？同諸聖人得平等故。」

先尼言：「瞿曇！我常是平，汝云何言壞我不平？一切眾生平等有我，云何言我是不平耶？」

「善男子！汝亦說言，當受地獄、當受餓鬼、當受畜生、當受人天。我若先徧五道中者，云何方言當受諸趣？汝亦說言，父母和合然後生子。若子先有，云何復言和合已有？是故一人有五趣身，若是五處先有身者，何因緣故為身造業？是故不平。善男子！汝意若謂我是作者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若我作者，何因緣故自作苦事？然今眾生實有受苦，是故當知我非作者。若言是苦非我所作，不從因生，一切諸法亦當如是不從因生，何因緣故說我作耶？善男子！眾生苦樂實從因緣，如是苦樂能作憂喜，憂時無喜，喜時無憂。或喜或憂，智人云何說是常耶？善男子！汝說我常，若是常者，云何說有十時別異？常法不應有歌羅羅乃至老時，虛空常法尚無一時，況有十時？善男子！我者非是歌羅羅時乃至老時，云何說有十時別異？善男子！若我作者，是我亦有盛時衰時，眾生亦有盛時衰時。若我爾者，云何是常？善男子！我若作者，云何一人有利有鈍？善男子！我若作者，是我能作身業、口業、意業。若是我所作者，云何口說無有我耶？云何自疑有耶、無耶？善男子！汝意若謂離眼有見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若離眼已別有見者，何須此眼？乃至身根亦復如是。汝意若謂我雖能見，要因眼見，是亦不然。何以故？如有人言須曼那華能燒大村。云何能燒？因火能燒。汝立我見，亦復如是。」

先尼言：「瞿曇！如人執鎌則能刈草，我因五根見聞至觸亦

復如是。」

「善男子！鎌人各異，是故執鎌能有所作。離根之外，更無別我，云何說言我因諸根能有所作？善男子！汝意若謂執鎌能刈，我亦如是。是我有手耶？為無手乎？若有手者，何不自執？若無手者，云何說言我是作者？善男子！能刈草者則是鎌也，非我非人。若我人能，何故因鎌？善男子！人有二業：一則執草、二則執鎌，是鎌唯有能斷之功。眾生見法亦復如是，眼能見色，從和合生。若從因緣和合見者，智人云何說言有我？善男子！汝意若謂身作我受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世間不見天得作業、佛得受果。若言非是身作，我非因受，汝等何故從於因緣求解脫耶？汝先是身非因緣生，得解脫已，亦應非因而更生身；如身，一切煩惱亦應如是。」

先尼言：「瞿曇！我有二種：一者有知、二者無知。無知之我能得於身，有知之我能捨離身。猶如坏瓶既被燒已，失於本色更不復生。智者煩惱亦復如是，既滅壞已終不更生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所言知者，智能知耶？我能知乎？若智能知，何故說言我是知耶？若我知者，何故方便更求於知？汝意若謂，我因智知，同華喻壞。善男子！譬如刺樹性自能刺，不得說言樹執刺刺。智亦如是，智自能知，云何說言我執智知？善男子！如汝法中我得解脫，無知我得？知我得耶？」

若無知得，當知猶故具足煩惱。若知得者，當知已有五情諸根。何以故？離根之外，別更無知。若具諸根，云何復名得解脫耶？若言是我其性清淨離於五根，云何說言徧五道有？以何因緣為解脫故修諸善法？善男子！譬如有人拔虛空刺，汝亦如是。我若清淨，云何復言斷諸煩惱？汝意若謂不從因緣獲得解脫，一切畜生何故不得？」

先尼言：「瞿曇！若無我者，誰能憶念？」

佛告先尼：「若有我者，何緣復忘？善男子！若念是我者，何因緣故，念於惡念、念所不念、不念所念？」

先尼復言：「瞿曇！若無我者，誰見誰聞？」

「善男子！內有六入，外有六塵，內外和合生六種識，是六種識因緣得名。善男子！譬如一火，因木得故名為木火，因草得故名為草火，因糠得故名為糠火，因牛糞得名牛糞火。眾生意識亦復如是，因眼、因色、因明、因欲名為眼識。善男子！如是眼識，不在眼中乃至欲中，四事和合故生是識，乃至意識亦復如是。若是因緣和合故生，智不應說見即是我，乃至觸即是我。善男子！是故我說眼識乃至意識，一切諸法即是幻也。云何如幻？本無今有，已有還無。善男子！譬如酥麵、蜜薑、胡椒、葶芨、葡萄、胡桃、石榴、梭子，如

是和合，名歡喜丸，離是和合無歡喜丸。內外六入是名眾生、我、人、士夫。離內外入，無別眾生、我、人、士夫。」

先尼言：「瞿曇！若無我者，云何說言我見、我聞、我苦、我樂、我憂、我喜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若言我見、我聞，名有我者，何因緣故世間復言，汝所作罪，非我見聞？善男子！譬如四兵和合名軍，如是四兵不名為一，而亦說言我軍勇健、我軍勝彼。是內外入和合所作亦復如是，雖不是一，亦得說言我作、我受、我見、我聞、我苦、我樂。」

先尼言：「瞿曇！如汝所言，內外和合，誰出聲音，我作我受？」

佛言：「先尼！從愛、無明因緣生業，從業生有，從有出生無量心數，心生覺觀，覺觀動風，風隨心觸喉、舌、齒、唇。眾生想倒，聲出說言，我作我受、我見我聞。善男子！如幢頭鈴，風因緣故，便出音聲。風大聲大，風小聲小，無有作者。善男子！譬如熱鐵投之水中出種種聲，是中真實無有作者。善男子！凡夫不能思惟分別如是事故，說言有我及有所、我作、我受。」

先尼言：「如瞿曇說無我、我所，何緣復說常樂我淨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我亦不說內外六入，及六意識常樂我淨，我乃宣說滅內外入所生六識，名之為常。以是常故，名之為我，有常我故，名之為樂，常我樂故，名之為淨。善男子！眾生厭苦，斷是苦因，自在遠離，是名為我。以是因緣，我今宣說常樂我淨。」

先尼言：「世尊！唯願大慈為我宣說，我當云何獲得如是常樂我淨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一切世間從本已來具足大慢，能增長慢，亦復造作慢因、慢業，是故今者受慢果報，不能遠離一切煩惱得常樂我淨。若諸眾生欲得遠離一切煩惱，先當離慢。」

先尼言：「世尊！如是如是！誠如聖教。我先有慢，因慢因緣故，稱如來禰瞿曇姓。我今已離如是大慢，是故誠心啟請求法，云何當得常樂我淨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諦聽諦聽！今當為汝分別解說。善男子！若能非自、非他、非眾生者，遠離是法。」

先尼言：「世尊！我已知解，得正法眼。」

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汝云何言知已解已，得正法眼？」

「世尊！所言色者，非自、非他、非諸眾生，乃至識亦復如是。我如是觀，得正法眼。世尊！我今甚樂出家修道，願見聽許。」

佛言：「善來比丘。」即時具足清淨梵行，證阿羅漢果。

外道眾中復有梵志姓迦葉氏，復作是言：「瞿曇！身即是命，身異命異。」如來默然。第二第三亦復如是。梵志復言：「瞿曇！若人捨身，未得後身，於其中間豈可不名身異命異？若是異者，瞿曇何故默然不答？」

「善男子！我說身命，皆從因緣，非不因緣。如身命，一切法亦如是。」

梵志復言：「瞿曇！我見世間有法不從因緣。」

佛言：「梵志！汝云何見世間有法不從因緣？」

梵志言：「我見大火焚燒榛木，風吹絕燄，墮在餘處，是豈不名無因緣耶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我說是火，亦從因生，非不從因。」

梵志言：「瞿曇！絕燄去時，不因薪炭，云何而言因於因緣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雖無薪炭因風而去，風因緣故，其燄不滅。」

「瞿曇！若人捨身，未得後身，中間壽命，誰為因緣？」

佛言：「梵志！無明與愛，而為因緣。是無明、愛，二因緣故，壽命得住。善男子！有因緣故，身即是命，命即是身；有因緣故，身異命異。智者不應一向而說身異命異。」

梵志言：「世尊！唯願為我分別解說，令我了了得知因果。」

佛言：「梵志！因即五陰，果亦五陰。善男子！若有眾生不然火者，是則無煙。」

梵志言：「世尊！我已知已，我已解已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汝云何知？云何解？」

「世尊！火即煩惱，能於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人天燒然，煙者即是煩惱果報，無常不淨、臭穢可惡，是故名煙。若有眾生不作煩惱，是人則無煩惱果報，是故如來說不然火則無有煙。世尊！我已正見，唯願慈矜聽我出家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憍陳如：「聽是梵志出家受戒。」時憍陳如受佛敕已，和合眾僧，聽其出家，受具足戒，經五日已，得阿羅漢果。

外道眾中復有梵志名曰富那，復作是言：「瞿曇！汝見世間是常法已說言常耶？如是義者實耶？虛耶？常無常、亦常亦無常、非常非無常、有邊無邊、亦有邊無邊、非有邊無邊、是身是命、身異命異、如來滅後如去不如去、亦如去不如去、非如去非不如去？」

佛言：「富那！我不說世間常、虛、實、無常、亦常無常、非常非無常、有邊無邊、亦有邊無邊、非有邊非無邊、是身是命、身異命異、如來滅後如去不如去、亦如去不如去、非如去非不如去。」

富那復言：「瞿曇！今者見何罪過不作是說？」

佛言：「富那！若有人說世間是常，唯此為實餘妄語者，是名為見。見所見處，是名見行、是名見業、是名見著、是名見縛、是名見苦、是名見取、是名見怖、是名見熱、是名見纏。富那！凡夫之人為見所纏，不能遠離生老病死，迴流六趣受無量苦，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亦復如是。富那！我見是見，有如是過，是故不著，不為人說。」

「瞿曇！若見如是罪過，不著不說，瞿曇今者何見？何著？何所宣說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夫見著者，名生死法，如來已離生死法故，是故不著。善男子！如來名為能見能說，不名為著。」

「瞿曇！云何能見？云何能說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我能明見苦集滅道，分別宣說如是四諦。我見如是，故能遠離一切見、一切愛、一切流、一切慢，是故我具清淨梵行、無上寂靜、獲得常身，是身亦非東、西、南、北。」

富那言：「瞿曇！何因緣故，常身非是東西南北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我今問汝，隨汝意答。於意云何？如於汝前然大火聚，當其然時，汝知然不？」

「如是。瞿曇！」

「是火滅時，汝知滅不？」

「如是。瞿曇！」

「富那！若有人問，汝前火聚，然從何來？滅何所至？當云何答？」

「瞿曇！若有問者，我當答言，是火生時賴於眾緣，本緣已盡，新緣未至，是火則滅。」

「若復有問，是火滅已至何方面？復云何答？」

「瞿曇！我當答言，緣盡故滅，不至方所。」

「善男子！如來亦爾，若有無常色乃至無常識，因愛故然，然者即受二十五有，是故然時可說是火東西南北。現在愛滅，二十五有果報不然，以不然故，不可說有東西南北。善男子！如來已滅無常之色至無常識，是故身常，身若是常，不

得說有東西南北。」

富那言：「請說一喻，唯願聽采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善哉！隨意說之。」

「世尊！如大村外有娑羅林，中有一樹，先林而生足一百年。是時林主灌之以水，隨時修治，其樹陳朽，皮膚枝葉悉皆脫落，唯貞實在。如來亦爾，所有陳故悉已除盡，唯有一切真實法在。世尊！我今甚樂出家修道。」

佛言：「善來比丘。」說是語已，即時出家，漏盡證得阿羅漢果。

###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五

離婆離婆帝 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帝 尼訶囉帝  
毗黎你帝 摩訶伽帝 真陵乾帝 娑婆訶（七遍）

南無喝囉怛那 哆囉夜耶 佉囉佉囉 俱住俱住 摩囉摩囉  
虎囉 吽 賀賀 蘇怛拏 吽 潑抹拏 娑婆訶（三遍）

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聖恩 下濟六凡苦  
所有法界眾 悉修菩提行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